

○ 聂田盛 述录 宫钦科 整理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天下第一枪



内 容 提 要

本书原名《五老传》、《九杰定大隋》。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传统评书，也是全国仅有的一本“独家书”，情节新奇，故事曲折，出人意料。

南北朝时，姜家枪盖世无双，只因姜洪无儿只有一女，与罗艺成亲，将枪法传给罗艺，使罗艺枪法绝伦，名扬四海，成为“天下第一枪”。

家庭故事与历史传奇交织在一起，杨林、邱瑞、伍建章等人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灭周室，扫南陈，统一天下，建立了大隋王朝。故事下接《隋唐演义》。

天 下 第 一 枪

Tianxia Diyiqiang

聂田盛述录 宫钦科整理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省建平县印刷总厂制版

喀左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32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frac{1}{2}$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责任编辑：晓 欧 责任校对：芦 科

封面设计：李钟录

ISBN 7-5313-0174-1/I·162 定价：3.80元

目 次

第 一 回	闯江湖罗艺出走.....	(1)
第 二 回	金山寺抱打不平.....	(12)
第 三 回	校军场比武夺魁.....	(20)
第 四 回	下柬帖毒酒杀人.....	(28)
第 五 回	平叛将杨林出世.....	(37)
第 六 回	灭周室杨坚登基.....	(47)
第 七 回	明大义劝儿归顺.....	(56)
第 八 回	鱼俱罗弃城还乡.....	(67)
第 九 回	高夫人城头观战.....	(79)
第 十 回	兄弟俩夜宿少林.....	(90)
第 十一 回	登丰城杨方除恶.....	(101)
第 十二 回	青苗山师徒相逢.....	(113)
第 十三 回	颍州王出城交战.....	(124)
第 十四 回	刘玉莲闯阵寻夫.....	(134)
第 十五 回	靠山王营中见信.....	(145)
第 十六 回	颍州城两杨休兵.....	(155)
第 十七 回	伐南陈杨林挂帅.....	(164)
第 十八 回	尚司朗全椒投亲.....	(173)

第 十 九 回	传武艺老道授业·····	(182)
第 二 十 回	居黄山英雄埋名·····	(190)
第二十一回	尼姑庵夫妻巧遇·····	(200)
第二十二回	攻六合邱瑞劝降·····	(211)
第二十三回	靠山王闯阵败北·····	(219)
第二十四回	援徐州唐璧被擒·····	(228)
第二十五回	姜飞龙城丢兵败·····	(237)
第二十六回	结姻缘巧取德州·····	(246)
第二十七回	靠山王二次出战·····	(255)
第二十八回	程有德出援丧生·····	(263)
第二十九回	马鸣关秦彝自尽·····	(273)
第 三 十 回	定彦平绝处逢生·····	(282)
第三十一回	安应祥山林毙命·····	(291)
第三十二回	走广陵高颖劝降·····	(301)
第三十三回	惩奸贼孔范挨揍·····	(310)
第三十四回	斩定帅罗荣求情·····	(317)
第三十五回	免大帅江超得逞·····	(325)
第三十六回	得真情三路伐陈·····	(333)
第三十七回	陈叔宝枯井避难·····	(342)
第三十八回	北平王兵发长安·····	(351)
第三十九回	国舅爷强抢民女·····	(359)
第 四 十 回	施巧计张善破城·····	(369)
第四十一回	独孤后淫威大作·····	(377)
第四十二回	瓦口关北国归降·····	(385)
第四十三回	霍州城金奎报信·····	(393)

第四十四回	北平军粮草遭劫.....	(401)
第四十五回	二殿下收买心腹.....	(409)
第四十六回	御花园公主投河.....	(416)
第四十七回	来护儿枪扫恶霸.....	(423)
第四十八回	罗大帅三次伐隋.....	(431)
第四十九回	定彦平弃家进庙.....	(440)
第五十回	归一统天下太平.....	(448)
后记.....		(457)

第一回 闯江湖罗艺出走

南北纷争二百年，
群雄逐鹿民不安，
英雄建功创基业，
隋家崛起始安然。

几句俗词道罢，引出一段《天下第一枪》的故事。话说北周末年，周宣帝宇文赧宴驾，他的儿子宇文阐继位当了皇帝，称周静帝，当时他才八岁。辅政的大丞相叫杨坚，子继父业，被封为隋国公。杨坚的妻子独孤氏是大贵族独孤信的女儿。杨坚凭着杨家的社会声望，在辅佐朝政时，总揽大权，夺取了北周政权，自立为皇帝，国号叫隋，建都长安，改元叫开皇，就是隋文帝。

开皇九年，隋文帝派兵灭掉了南朝最后一个王朝，就是陈，统一了全国。在南北纷争中，出现了许多英雄，本书就从一位英雄说起。

话说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有一个村子叫太平庄。那位问：为什么叫太平庄呢？因为在兵荒马乱之年，这里没有遭到兵灾战祸的洗劫，所以人们都管这里叫太平庄。庄上人家不多，只有二十几户。

书中单表庄东头有一家姓罗的，单字云，名叫罗云，娶妻张氏，聪明贤慧，知书达理。罗云自幼喜欢武功，舞枪弄棒，打拳脚，那是说来就来，一点就透，一练就会，一会就精。罗云每天练武，妻子张氏也陪着练。天长日久，张氏也跟丈夫一样，练了一身好功夫。

自古道：“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学会了一身武艺，呆在家里无人赏识，也没有个出头之日呀！这一天，妻子张氏对罗云说：“你每日勤学苦练，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可是，呆在家里有什么出息呀，你得想办法出去求个一官半职的，不说光宗耀祖，也可混口饭吃啊！”

罗云听罢叹了一口气说：“唉，如今天下兵荒马乱，刀兵四起，狼烟滚滚，东西两魏各争霸主。东魏被高洋篡夺，立国号为北齐；西魏被宇文觉篡夺，立国号为北周。两下各自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争权夺势。各州府县，贪官污吏多如牛毛，横行乡里，敲诈黎民，老百姓怨声载道，民不安生。你叫我去求官，报效谁呢？”

张氏听罢，低头不语：“这……”

罗云说：“我倒想出个谋生之道。”

张氏说：“什么谋生之道？”

罗云说：“如今我已经有艺在身，古人云：有艺走遍天下，无艺寸步难行。咱们夫妻二人不如卖艺为生，云游天下，也强似去当官为宦，欺压百姓。”

张氏一听，喜出望外，连声叫好：“好，好！咱们打点一番，明天就可出去云游。”

罗云说：“好！”

长话短说，夫妻俩商量好之后，连夜打点行装，第二天就出庄了。从此便穿州过县，浪迹四方，以卖艺为生。

单说这一年，夫妻俩来到河南卫辉府，张氏生下一个小男孩。这孩子生下来白胖白胖的，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谁见了谁喜欢。夫妻俩爱如掌上明珠，那真是嘴里含着怕化了，脑袋顶着怕吓着。张氏问罗云：“咱们得给孩子起个名字呀，叫什么呢？”

罗云说：“你我是卖艺出身，咱们以艺糊口，我看给这孩子起名就叫艺儿吧。”

张氏说：“好！这名怪好的，又有意思。”

就这样决定管儿子叫艺儿。单说这罗艺一年小两年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长到七岁上了。一天，张氏对罗云说：“你我二人终日以卖艺为生，今天东明天西，连一个安身之处都没有。艺儿已经七岁了，我看他聪明伶俐，才智超人，应当叫他上学读书，识文断字，说不定能给咱们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就这样跟咱们每天弯腰练腿，使枪弄棒，到多咱是个头哇！难道长大了还叫他象咱们一样，到处卖艺为生吗！”

罗云一听，张氏说得十分在理，说道：“好！我看咱们明天就带罗艺回家，重整家宅。有个安稳的地方了，也好送艺儿上学念书。”

夫妻二人商量已定，第二天结算了店帐，收拾收拾就回到了老家襄州襄阳。重整门宅之后，就把罗艺送进学馆读书。

罗艺这孩子，自幼聪明，念书又用心，老师教啥会啥。罗艺早习文夜习武，学得是文武双全。罗云和张氏见罗艺读书上进，满心欢喜，更加疼爱。

一晃，罗艺年长一十八岁，不幸父母双亡，罗艺把二位老人安葬之后，父母卖艺积攒下的几个钱，也渐渐地快用光

了。罗艺想：父母在，不远游，如今二老都下世了，难道我就这样在家里坐吃山空吗！父母生前常告戒我，“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也得出去闯一闯啊，不然，我是空有一身文武之才呀！老师对我也十分喜爱，他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彦超。他常讲：武能安邦，文能定国，我不能安邦定国，也不能在家呆着啊！这样，不仅辜负了老师的一片心意，也空有了一身的文武之才呀！又一转念，哪里有用武之地呢？也罢，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闯！想到这，自己便下了决心，把家中一切收拾妥当，走出了家门。

罗艺出走之后，很快就把盘缠都花光了，身上是囊空如洗，怎么办呢？想起自幼随父母卖艺，何不卖艺，求点盘缠，也好吃饭住店哪。

说来也巧了，这天他正好走到一个挺大的集镇，大街之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做买卖的，叫声不断。罗艺找到一个空地方，心想：就在这儿吧！他先把刀枪放下，弯弯腰，踢踢腿，伸伸四肢，打了几趟拳脚。先有几个小孩围上来看，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大人，人是越聚越多。罗艺看人越来越多，反而有点不好意思，心里总认为：一个年轻人卖艺，没出息，没能耐。不好意思也不行啊，人聚来了，他硬着头皮打了几趟拳脚，什么金丝缠腕、二郎担山、白猿献果、张飞骗马、独龙戏珠……

众人一见，这拳脚打得干净利落，点头称赞。这罗艺练可是练哪，他一句话没说，开板就练。常言道，“金批彩托，全凭嘴说”（金是算命的；批是批八字的；彩是变戏法的；托是杂技），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光练不说是傻把式，罗艺就是傻把式，他光练不说。为什么？罗艺自幼跟随父母卖艺，卖艺这套词他不仅懂，还都记住了。那为什么不

说呢？罗艺觉得自己年轻，头一回，不好意思开口。想来想去，还是得说话呀，不说话怎么能要到钱吃上饭哪。想到这他刚想开口，忽听西边一阵大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围观的人们一下全跑光了。

罗艺一看，叹了口气，心想：这倒好，钱也不用要了，饭也不用吃了，全完了！无奈拣起刀枪，随着众人也往西边来。到得跟前，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罗艺俯身往里一看，只见一个老头跪在一个人的面前，不住嘴地哀告。细看这老头，头发花白，满面尘土，衣服破烂不堪。再看面前站着的年轻人，年纪也就在三十上下，黄脸膛，三角眼，尖下巴，翻卷的鼻头，鼻孔朝上，长得是一脸横肉。头上戴一字甩头疙瘩巾，身穿青衣青裤，腰系大带，眉头紧皱，二目圆睁，手指老头恶狠狠地骂道：“老东西，少费话！快拿钱来！”

老头说：“少爷，请你多多开恩，行好积德吧，我真的没有钱哪！你再宽我几天，我投亲靠友还得个时间哪，过几天，我一定还帐！”

那人说：“不行，缓了几次了，今天没有，明天没有，这回你是非给我钱不可！”

这时，从这个人的身后转过一个人来。细看此人，长得是绿不绿黑不黑，那脸面好似出水的螃蟹，秤砣鼻子，鼠耳鹰腮，四十多岁，上前嬉皮笑脸地说：“我说老混蛋哪，我家少爷让你几次了？啊，这是头一回吗？”

他这一说，那位少爷更加生气了：“是啊，我不是没让你呀！”

这个人一听，又弯腰上前说：“少爷，少爷，请你息怒，奴才问问他！”

说着又转过脸对老头说：“我说你这个人 是死心眼儿啊，你把我家少爷惹火了，对你可就不客气了！你先起来，起来！咱们再商量商量。”

老头说声“是！”哆哆嗦嗦就起来了。那个人指着老头的鼻子说：“我看哪，等到驴年马月你也还不清这笔帐。你们老夫妻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我看，你们放明白点，把她给我们少爷得了！做个小妾也不低气呀，不但钱不用还了，还保你们有吃有穿有用。你姑娘到我们少爷家，那是饭来张口，水来洗手，使奴唤婢，福可就享大了，这样的天堂上哪去找哇！我说老家伙，怎么样？”

老头战战兢兢地说：“大管家，你说的是挺在理呀！可是，我那女儿已经许了人家，不久就要过门了，我能一女二聘吗！管家老爷，请你多多地美言几句吧！”

罗艺一听，这里边有隐情啊，他退到人群外，低声问一位老头：“老大爷，这位少爷是干什么的？”

老头听问，看了罗艺一眼，小声说：“听你说话，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外乡人。”

“啊，我们这个镇子叫金江镇，这位少爷姓甘，叫甘虎。他父亲叫甘杰，曾在朝中为官，因为贪污受贿，被朝廷革职，可是他已经腰缠万贯，发了横财。回来之后，仗着他财大气粗，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他儿子甘虎，狗仗人势，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无人敢惹。这个老头姓李，叫李老好，老夫妻俩一辈子无儿，只有这么一个闺女。这闺女自幼聪明贤慧，长得如花似玉。不幸被甘虎暗地里看中了，要娶她为妾。甘虎趁老太太有病的时候，上赶着借给人家二十两银子。现在，这不么，甘虎管人家要五十两，说是得有利钱。”

说要，马上就要，李老好就是脚底下刨钱也刨不出来啊！其实，他借钱没安好心，今天要钱也是假，要人家姑娘作妾是真。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

罗艺问：“那为什么不到官府去告他？”

老头说：“告状？他家有财有势，结交官府，跟衙门里的人一个鼻孔出气。这叫有冤无处诉，到哪说理去呀！”

正说着，又听甘虎喊：“我这是给你脸不要脸。打，给我打！”

甘虎带来的几个家奴狐假虎威，一拥而上，拖衣服拽腿就要打老头。罗艺看到这里，实在看不下去了，高喊一声：“住手，不许打人！”

罗艺说着扒开人群来到当中，打手们一看，进来个年轻人，长得面目白皙，浓眉大眼，严肃中透着威武。有人认出来了，说：“他呀，不就是方才卖艺那个人吗？”

罗艺这么一喊，打手们把手都松开了。罗艺又问：“你们为啥这么欺负人？”

甘虎一听，气得横眉立目，上前说：“你是哪来的野小子？少到这来管闲事。他欠我的银子，我来找他要帐，你管得着吗！”

罗艺心平气和地说：“我方才听说少爷上赶着借给他家银子为老伴治病，你这是善心助人哪！连我们都感激你。少爷，你既然成全他了，你就成全到底吧。银钱是硬头货，再缓他几天，让他去想想办法。”

甘虎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宽限？已经几次了，他还是拿不出钱来。”

罗艺说：“那也不能拿人家的姑娘顶帐啊！”

甘虎说：“哈哈，好小子，这你可就管不着了。父欠子

还，我要他姑娘不行吗？”

罗艺说：“不行！”

甘虎说：“把那个老家伙放一边，先把他给我揍一顿，治治他好管闲事！”

众家奴一听蜂拥而上，又象打老头一样，七手八脚就上来了，有的还来个“小开门儿”。

没曾想，他们哪是罗艺的对手哇，被罗艺几下子就打了个东倒西歪，一个个哭爹喊娘。甘虎一见大怒，举拳就奔罗艺来了。罗艺闪身躲过，下面来个扫堂腿，这一脚正好踢在甘虎的左腿上，“登登登登”，他站立不住，摔了个头东脚西，仰面朝天。甘虎爬了半天爬起来，还要动手，从人群外闯进一个人来，高喊一声：“住手！”

众人一看，一事没了又来一事，甘虎今天算遇见碴子了，别看平常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谁也不敢碰他，今天就够他戗！这叫善恶到头终有报，也该给咱们出出气解解恨了。

细看进来这个人，是一位老头，有一把子年纪，头戴卷沿帽，身穿绛紫色的员外氅，脸色微红，高鼻梁，目若朗星，炯炯有神。老头进来把甘虎吆喝住了，问甘虎：“那位老者欠你多少钱？”

甘虎说：“五十两纹银。”

老头说：“好！”，然后告诉家人说：“把包袱打开，拿出五十两银子，我替他还帐！”

叫家人拿出五十两银子递给甘虎，没好气地说：“给你！”

老员外又说：“给是给你，俗话说‘私凭文书官凭印’，你得拿出证据来。没证据随便讹人不行。我还说你欠

我五百两、五千两银子哪，行吗？”

甘虎听罢，从兜里取出证据，上写本钱纹银二十两，利钱三十两。老员外看了看说：“这叫什么利？这是驴打滚啊！”

甘虎说：“嫌利大别使钱。”

老员外说：“这回算便宜你了，滚吧！”

没办法，甘虎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老员外转回身叫了声：“李老好，李老弟，帐，我替你还了，以后他不敢再欺负你了。”

老头没等说话，先跪倒叩头：“员外爷，你这大恩大德可叫我怎么报哇！这五十两银子我什么时候能还清啊！”

老员外笑着说：“不必，五十两银子，我奉送给你了。”

罗艺一见，这位老员外挥金如土，仗义疏财，真是太可敬了！

李老好又说：“敢问恩公尊姓大名？”

老员外说：“我姓姜名叫姜洪。”

说完带领家人就走了。罗艺也收拾刀枪要走，李老好上前说：“这位英雄，我老汉给你磕头了！”

罗艺说：“快起，快起！”

李老好说：“方才要不叫英雄你，我一定得挨顿痛打。”

罗艺说：“我是外乡人，走到这赶上了，没什么，不值一谢！”

罗艺只说了几句客气话，没报姓名就走了。他边走边想：那位老员外叫姜洪，姜洪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可是冷不丁又想不起来了。又想了半天猛然想起，原来爹爹

常常提到此人，说南阳姜家庄有位隐士叫姜洪，外号叫“绝枪手”。他是名将姜维姜伯约的后代，祖传的枪法，天下无敌！难道就是这位姜洪吗？记得老师常对我说：要想成大器，没有苦功难以惊人哪。他给我起名叫彦超，就是说，才学得超人才行。今天巧遇这么一位高人，这是机会呀，不能错过。想到这，他注意打听姜洪的住处。有人告诉他，就住在离这十里地的姜家庄，到那打听姜洪姜老员外，没有不知道的。罗艺决心到姜家庄去访姜洪。

书要简短。话说罗艺来到姜家庄一看，村子不大，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十分清静。村口有个小孩在玩耍，罗艺一打听，小孩说：“进村第三个黑大门就是。”

罗艺来到大门外，见门口有四棵龙爪槐，罗艺停住脚步，上前叫门，门开处出来一位老家人，问道：“客官，你找谁呀？”

罗艺一抱拳，说：“老人家，贵府的主人可是姜老员外吗？”

老家人说：“正是。客官贵姓高名？”

罗艺说：“我姓罗，叫罗艺，特意来拜见姜老员外，有劳大驾，给小的通禀一声。”

老家人说：“请稍候。”

老家人进院来到上房，姜洪正在屋里吃茶，老家人禀报说：“员外爷，门外来了一位年轻人，叫罗艺，前来拜见。”

“好！”

姜洪答应之后，慢步来到门外，一看，认识，这不是在金江镇打抱不平的那位年轻人吗？仔细一看，年纪在二十上下，长得是一表人才。罗艺见姜洪出来，急忙上前磕头，

说：“叩见姜老员外！”

姜洪上前搀起：“不必如此，请进，请进！”

姜洪引罗艺来到客厅落座，家人献茶已毕，罗艺说：“在下罗艺，久闻员外大名，恨相见太晚！今日特来冒犯，请姜老员外海涵。”

姜洪说：“不必客气，此前在镇上你见义勇为，老夫十分钦佩。”

罗艺说：“那是我一时冲动，多亏你老人家仗义疏财，救了李老汉一家。”

姜洪说：“我们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彼此，彼此！”

罗艺说：“老人家，我姓罗叫罗艺，字彦超，父叫罗云。他老是卖艺出身，如今已经故去，我是上无兄长，下无弟妹，只身一人出外卖艺访友，想学点能耐。我父生前常提你老的大名，今幸得遇，实乃三生有幸，晚生想拜你老为师学艺，万望你老人家能够收下！”

姜洪听罢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哎呀，罗壮士，我乃山村野夫，哪里有什么能耐教你，实难从命啊！”

罗艺再三请求，姜洪还是不肯，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与姜洪告别。

姜洪送走罗艺，回到上房歇息。一夜无书，单说第二天早起，姜洪跟往常一样，来到大门外散步，不料“啊”地一声，当时就愣住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金山寺抱打不平

书接上回。话说姜洪是每天四更半起床，独自出门到林中去练功，今天出门一看，在门外跪着一个人，借着月光细瞧，并非别人，乃是昨天送走的罗艺。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罗艺自从离开姜家庄，心中闷闷不乐。唉，自己如饥似渴诚心学艺，可是人家不收。怎么办？我就这么回去吗？不能！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跪到他家门旁，苦苦哀求，看他还肯不肯收！想到这，他又转身往回走，来到大门外，一直跪到四更多天。

姜洪看罢一愣：“哎呀，你这是为何？”

罗艺说：“小人专程来此拜师学艺，老人家不收，我大失所望。为表诚心，小人去而复返，跪在此处，老人家什么时候收我，我什么时候起来；你老不收，我就在这跪个钉槽木烂，一死方休！”

姜洪一见罗艺心怀大志，又有如此诚心，实实难得！他急忙上前用手相搀。罗艺说：“你老不收我不起来，什么时候收我，我什么时候起来。”

姜洪说：“收徒弟也不能这么随便就收了，你先起来，有话到屋里叙谈。”